

(清) 魏星衍 輯

平津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平津館叢書

(清)

孫星衍

輯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應嘲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
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
累無繫於胷聞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
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宜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
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
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骭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
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抱朴子曰君臣
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
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

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剝土梓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

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虛美隱惡
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
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
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
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
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
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撻蕩
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澗屬難
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
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聞之內立
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

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竒以誑俗何異乎畫敖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錯管青鑄騶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且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
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荅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
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矐不
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

丘垤之位埋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
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
包籠曠濶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
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
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
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
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當作木竦於都廣沈鯉橫
於天池雲鵬戾乎立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
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
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
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

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卽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竝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

文豈患莫賞而滅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藏本作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

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
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倣真而亦有兵
畧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
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鬻而剜眼療
溼痺而剔足患蕘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國朝詩林卷之四十三

翠微而思以謀美養而心謀計於林而於山也
 雖增華以取言不辭而樂其文也命和聲而感風
 器主漸海國之書以及主蘇一亦存與謝景辭端
 揚忠告獻也效新南賦餘深公取道則其而必
 都平副來自佳之類不一味皆豐也雲夢蓋能因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
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
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
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
遂躐躐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藏本
作彼舊寫本空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
白今從虛本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
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
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

難故百世為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拾曜夜
 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癡助教之言猶彼操
 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
 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藏本作亂從
舊寫本改精
 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
 數於億兆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
 偽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
 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
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鼎之芻狗甲
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荅曰荅可棄而魚未獲則
不得無荅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
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
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
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
鉛鋌舊寫本
作刀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
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

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
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
聲之稱廢馬干駟而騏驎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
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
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
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疑
下有脫舊寫本作具貴亦有脫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
因素地珠玉之託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
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
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
鴛鴦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

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髻鬣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